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八季

心怀美好
诗意生活

马俊

我经常去菜市场的一个蔬菜摊前买菜,因为其摊主李姐是菜市场里最与众不同的卖家。在众多的摊位中,她的摊位如一股清流,有别具一格的特色。

李姐每天都会把她的菜摊精心布置一番。她会先把西红柿堆成一个圈,然后在其周围摆满黄瓜,看上去像一朵巨大的花。虽然花型粗拙,也不美,但可从中看出摊主的用心。竖着放的蔬菜高低错落,看上去郁郁葱葱。李姐把各种颜色的蔬菜分门别类,然后花心思将蔬菜摆放成各种形状,远远看去色彩斑斓。李姐把蔬菜摆成花,使小小的菜摊有了烟火和诗意相融合的特色。

我不禁感慨,李姐是个怀着诗心做事的人。但有些顾客不在乎这些,他们说李姐太矫情,因为那些蔬菜迟早会被来买菜的顾客翻得乱七八糟,何必摆放得那么精致呢?他们觉得李姐这样做,不过是搞个噱头,就是为了招揽生意而已。李姐却说,她每天多花二十分钟就能把蔬菜摊摆得整整齐齐,主要是自己看着开心。用这种开花的姿态来迎接新的一天,那一整天的心情都会很愉悦。

我理解李姐的心意和情怀。纵然生活艰辛,她也不忘给自己一份美好和诗意来对抗生活中所有的辛劳。别的摊主大多都只是随意地把蔬菜堆起来,经过顾客的一番挑拣,

喜欢上董桥的文字,是从他的《旧时月色》开始的。他有一方闲章“董桥痴恋旧时光”,短短几个字,我仿佛看见一位穿长衫的老文人,在昏黄的月下独入湖心亭,举手投足间带着一股婉转幽然的民国老味道。

喜欢一个人不是无缘无故的,因为我也是一个念旧的人。旧书、旧友、旧时光,往往令我深陷其中不能自拔。

日子在钟摆的滴答声里,汇聚成一首经典难忘的曲目。多少个日子过后,我们躺在阳光下的藤椅里,脑海中浮现那段旧时光。我喜欢听老歌,老得甚至是父母辈的歌,绵绵的曲调,沉淀下来的韵味,流淌着光阴之美。张国荣、陈淑桦、李宗盛,他们演唱的经典曲目,成为我心里永远的旋律,它让一切时光都安静地流淌。我们百唱不厌的是那份对生活的纯真,打开音响放一曲,总是老歌伴着茶香或书香,仿佛藏在箱底的旧衣,虽然没有时下流行的元素,却不乏温暖与珍贵。

那日翻箱寻找一件风衣,无意中又在箱底看见了那条围巾。红色的毛线,简单的花样,这条朴素的毛织物,一望便知是母亲的作品。母亲手笨,不擅女红,别人家的孩子穿毛衣裤,我只能穿又厚又硬的秋衣裤。那年流行长围巾,我天天缠着母亲要,母亲拗不过我,只好笨手笨脚地给我织。一晃都二十多年了,我成家立业离母亲有千里远,如今我拥有那么多美丽的围巾,却没有一条能取代它,严寒的冬天,在我想家的时候,拿出来戴在颈间,温暖如春。多少次清理衣柜的时候想丢掉它,却又一次次地小心收藏,因为我怎么也难舍那份和生命连筋带骨交缠在一起的旧日时光。在我们感叹生命流逝的时候,很多东西不经意间就在生命里留下了烙印,撇也撇不去。

菜摊就成了一盘散沙。而那些摊主脸上的表情如出一辙,都是生活的艰辛和无奈,甚至还有点苦大仇深的意味。

大家都知道卖菜是件很辛苦的事,摊主们早晨天不亮就要开始准备,到了很晚的时候才收摊。忙得团团转,谁还有心思收拾菜摊呢?李姐的脸上却总是带着微笑,比别人多了一份淡定和从容。她说,这些事反正都要做,何必总是抱怨呢?

把蔬菜摆成花,其实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工作态度。工作总是要做的,怀着怎样的心情去做,决定了这份工作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。如果仅仅认为工作只是谋生的手段,那势必会觉得艰辛。如果把工作当成热爱的事业去做,就一定能够从中发掘出这份工作的魅力。

我想起了我的一个当老师的朋友,前段时间,她一直在练习一首名为《月满西楼》的歌。因为她要向学生讲李清照的词,打算在课堂上为学生唱这首歌。我说,想听的话在网上找这首歌就好。她却说要亲自唱才能带动学生的积极性,也会让自己全情投入。她一直都很向往那样的课堂氛围,那是她怀着诗心在工作。

蔬菜也能摆成花,生活中除了艰辛,还有诗和远方。只要你把爱投入到工作中,那处处都可见诗和远方。

每次收拾柜子,总会带出心底的某些记忆。除了这条围巾,还有好多旧衣服躺在我的衣柜里,我喜欢穿旧衣服的踏实感,它们好像退了火气的久藏宣纸,不用去适应,烂熟于心的穿衣感受密集地弥漫周身。所以我总是把它们洗干净认真地叠起来,再穿时依旧干净整洁。旧衣物,要的就是一种温暖的念想,想着想着就会微笑的幸福。

旧衣如旧友,可以轻轻松松与之相处,即使久不见面,但是见了面就仿佛昨天刚刚一起喝过茶一般的亲密,无需想起但从没忘记。腼腆的我,在人群里默不做声,面对陌生人也是无言相对,请不要认为我孤傲,我是在默默地观察品味。如果认定你我是同道中人,定视你为朋友,待时光缓缓凝结成珠玉,你我之间便有了如老火靓汤般美味的老友情意。如今早已不是贪新鲜的年龄,能一路走到现在的老友,情谊如同落在树梢的夕阳,点点滴滴的碎光里透出美丽斑驳的心境。

家里有个置物架,专门放收藏品的,朋友来家里总是被吸引到。其实里面没有值钱的收藏品,顶多算老物件而已。矮墩墩的土陶花器,小时候用过的收音机,爷爷用过的鼻烟壶,漂亮的糖罐,仿真的青花瓷。有朋友说这些东西和家里的装修风格不太搭调,建议放在暗处保存。可是我总做不到,我念着它们,想时时刻刻看着它们,因为每个物件都融进了前人或自己太多的情感经历,过去的悠悠岁月及酸甜苦辣,它们在印证着。

偏爱旧时光,旧不是破烂不堪的,也不是陈腐朽木,旧是一种时间的印记,是一段回忆,一段故事,可以周而复始,可以细细品味。所有的旧时光,带着所有的美好打成结,酿成百听不厌的经典,一遍遍吟唱。



茶韵悠悠

郭华悦

品茶,该不该讲究功夫?

古人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。唐代的人品茶,重点在于煮茶;宋代的人则有斗茶之乐,颇为费时;到了明代,一冲一泡,都有讲究。总而言之,喝一杯茶,可不是省时省力的活。

如今,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,生活节奏的加快,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有些人来说是否定的。

自命潇洒之人,饮茶图的是痛快。大口吃肉,大口喝茶,茶汤入肚,大呼过瘾。这样的饮茶方式,是把茶当成了酒。茶汤穿肠过,快意心头坐。有了痛快,却少了些喝茶的韵味。

这样喝茶的方式其实是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。茶之外的世界,比眼前的茶更重要——眼前有个人令你日思夜想,或者有一件事令你牵肠挂肚。总之,此时的茶不过是一把钥匙,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门后,茶与旧事便被抛在脑后。心在茶外,本无心品茶,自然不愿在品茶这事上耗费功夫。

用心品茶的人,往往是安静的。喝茶时,除了茶叶本身之外,一碗一杯,一盞一壶,再到一冲一泡的茶艺,都很讲究。这么多的环节,若真要讲究起来,花费的功夫可不少。可是,为什么要花这么多功夫来喝一杯茶?

不为别的,只为了让一个人的心能多停留一会儿。匆匆的茶客,其意自不在茶。喜欢品茶的人,其实是把茶当成了人生的避风港,放下令人身心俱疲的事,把茶当成忙碌俗世以外的停靠站。让一颗心浸润在茶味中,释放所有的疲惫。

在这样的时光里,饮茶讲究的功夫,就是让一个人心安理得地慢下脚步。喝一杯茶,不费事,但要培养茶情,却颇为费时。这样的费时不为别的,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心彻底静下来,浸润在茶味之中。此时,饮茶所讲究的功夫,不再是费时费力的事,而是灵魂与个性渗透于其间,成了俗世中休养生息的地方。

用心品茶,费的不只是功夫,喝的也不仅仅是茶。一杯茶,不仅能让人解渴,还成了繁忙之余容人停息的地方。

偏爱旧时光

夏学军

